

性味理论在组方配伍中的意义^{*}

赵 琰 屈会化 王庆国

(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北京 100029)

关键词: 性味理论; 四气; 五味; 配伍

中图分类号: R 289.1

自古以来各种本草书籍在论述每一药物时,首先标明其性味。中药的性与味反映了药物自身属性,提示了药物主治功能,体现了疾病治则治法。以药物性味为中心,经过长期实践和经验总结,发展形成了中药特有的性味理论。性味理论是对中药功效主治的高度概括,是中药理论的核心,也是指导临床用药的重要依据,对组方配伍有着深刻影响。

1 性味理论的基本内容

1.1 四性

药性有寒热温凉之不同,称为四性。四性最早在《神农本草经》中称为四气,此之“气”在古代做为哲学概念,非指一般意义上的“香臭之气”,而是对自

然界的普遍规律和特性进行的表述。后来“气”逐渐衍化为气味之义,至宋代寇宗奭^[1]为了避免与药物的香臭之气相混淆,主张将药物之四气改称为四性。他在《本草衍义》中提出:“凡称气者,即是香臭之气,其寒热温凉则是药之性……序例(指《本经·序例》)中‘气’字,恐后世误书,当改为‘性’字,于义方允”。故不论称“四气”,还是称“四性”,含义皆同,都是指寒热温凉四种药性。四性中温热与寒凉属于两类不同的性质,从本质而言,实际上是寒热二性。

药物四性的划分以病证寒热为基准,用药反应为依据,从药物对机体阴阳盛衰、寒热变化的影响这

赵 琰,女,31岁,医学博士,副教授

国家 863 基金项目(No. 2004AA2Z3012),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项目(No. 2003CB517000)

闵可称“悠远”也。

《素问·疏五过论篇第七十七》曰:黄帝曰:呜呼远哉! 闵闵乎,若视深渊,若迎浮云,视深渊尚可测也,迎浮云莫知其际。王冰注云:呜呼远哉,叹至道之无极也。闵闵乎,言妙用之不穷也。王冰以无尽释此“闵闵”,与“悠远”义相近。

森立之《素问考注》案:“闵闵”犹泯泯也,其要密蔑不可见之意。王注“闵闵玄妙”,其义可从也。

之为语助,然以常义度之,置此不伦,当求它解。清·王引之《经传释词·卷九》曰:之,犹若也。《书·盘庚》曰:邦之藏,淮女众;邦之不藏,惟予一人有佚罚。言邦若藏,邦若不藏也。《牧誓》曰:牡鸡之晨,惟家之索索。言牡鸡若晨也。《洪范》曰:臣之忧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吉臣若有作福作威玉食也。《金縢》曰:尔之许我,我其以璧与珪归俟尔命。言尔若许我也。又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言我若弗辟也。僖三十三年《左传》曰:寡君之以为戮,死且不朽;若从君惠而免之,三年,将拜君

赐。宣十二年《传》曰:楚之无恶,除备而盟,何损于好? 若以恶来,有备不败。成二年《传》曰:大夫之许,寡人之愿也;者其不许,亦将见也。皆上言之而下言若,之亦若也,互文耳。《荀子·正名篇》曰:假之有人欲南而恶北《性恶篇》曰:假之有弟兄资财而分者。假之皆谓假若也。

故“闵闵之当”,即“闵闵若当”,与上句“瞿瞿者肖”虚实相对成文,前者“肖”、“要”为韵,后者“当”、“良”为韵,句式整齐,故从沈祖绵、王引之说。

余谓此段文字所以难懂,在其既有讹误之字,复有通借之文,且属有韵之体,又兼虚词殊用,以常情测之,因谓不可解矣。余综赅诸家之意,成一家之言,如此庶可“昭彰圣旨,敷畅玄言”矣。

综概诸说,其意当为:道之用也,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变化无穷,孰知其原? 要言之,模仿者拘谨,莫名其妙;玄言者神妙,其善可表? 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此之谓也。

(收稿日期:2004-09-07)

一特定角度来概括药物作用性质。

1.2 五味

古人很自然地将口尝滋味与作用联系起来,用滋味解释药物的作用。《周礼·天官》所载“凡药以酸养骨,以辛养筋,以咸养脉,以苦养气,以甘养肉,以滑养窍”即是当时代表性的论述。后来,由于五行学说的盛行和影响,这种原初的“滋味说”遂被改造成“五味说”。五味一词用作概括描述药物的性能最早也见于《神农本草经》:“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但《本经》未对五味功能进行论述。《内经》根据五行学说,将五味与自然界众多的事物、属性联系起来,最早归纳了五味的基本作用,提出“五味所入”,“色味当五脏”以及“五禁”等告诫,关于五味学说的内容更为全面和系统,对于指导临床用药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奠定了中医治疗疾病注重药物气味配伍的理论基础。

“入口则知味”,药味的确定最初是依据口尝的真实滋味。经过长期实践,人们逐渐发现药物滋味与其作用间有一定联系,不同滋味的药物一般有不同的治疗作用,而滋味相同的药物,作用往往相同或相近,因此发展为以药物的功能推断其五味。此外还有一些药物作用很难用其滋味来解释,人们也运用已形成的五味理论,根据药物的作用确定其药味。另外,受“五行相配”理论的影响和限制,还有一些药物的五味划分是按五行理论机械比类取象的,并无实际意义。如《本经》说:“赤芝,味苦……;黑芝,味咸……”等。

1.3 四气五味理论实质的研究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学者对四气五味理论的实质开展了很多研究。如管氏^[1]认为:各种无机元素含量水平是决定植物类中药四性的主要因素之一。王氏、刘氏^[2,3]研究认为药味与有效成分及药理作用有关:如辛味药多含挥发油,具有刺激汗腺分泌而发汗的药理作用,还有的辛味药具有健胃祛风、缓解胃肠胀气的作用;甘味药多含氨基酸、糖类,其药理作用能缓能补,能增强免疫功能,对内分泌、造血系统等有增强免疫调节等作用;酸味药多含鞣质及有机酸,有收敛止血、止痢等作用;苦味药多含生物碱、甙等,具有抗菌、消炎、通便等作用;咸味药多含碘及无机盐类,能软化肿块而具有抗肿瘤作用,另外有部分咸味药如矿物类药多含有硫酸钾钠盐,具有通便作用。以上研究认为中药有效成分及所含的微量元素是防治疾病的物质基础,其组成结构和含量以及理化性质、药理活性都与药物性味有着本质的联系,中药性味与中药有效成分的关系是现象与

本质的关系。上述研究结果仍需进一步研究证实。

2 性味为遣药制方之根本

药物性味是遣药制方的根本依据,如成无己云:“制方之体,欲成七方之用者,必本于气味生成而制方焉”。张景岳说:“用药之道无他也,惟在精其气味,识其阴阳”。

2.1 性味反映药物本身属性

药物性味体现的是药物本身的自然属性,反映了药物的本质特征。成无己《伤寒明理论》曰:“其寒热温凉四气者生乎天;酸苦辛咸甘淡六味者成乎地。生存而阴阳造化之机存焉”。

2.2 性味提示药物主治功能

药物的性味理论明显受到中医基本理论的影响。如《内经》说:“散者收之,抑者散之,燥者润之,急者缓之,坚者软之,脆者坚之,衰者补之,强者泻之。”治法上既有收、散、润、缓、软、坚、补、泻等不同,就需要有相应的“药性”去体现,那就是上述的“性味”。中医有关性味功能的概括是和中医对病证、治法的概括相呼应的,性味提示包含着药物的功能,二者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知悉药物之性味,便可“格物致理”,推测并验证药物的功能。成无己《伤寒明理论》曰:“一物之内,气味兼有;一药之中,理性具矣。”一般来说,寒凉之性的药物每有清热、泻火、解毒、定惊等功用,多兼抗菌、消炎、镇静而具抑制性质,如黄芩、板蓝根等;温热之性的药物每有祛风、散寒、温中、助阳等功用,多兼刺激、鼓动、强壮而具兴奋性质,如附子、干姜等。

2.3 性味体现治则治法

疾病的发生是机体阴阳失衡的结果,药物的治疗作用是借药物之偏来调整机体的阴阳之偏,使其在新的条件下恢复平衡。对于药性与治则治法《本经》提出“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素问·至真要大论》谓:“寒者热之,热者寒之。”阳热证用寒凉药,阴寒证用温热药是临床用药的一般原则,王叔和谓“桂枝下咽,阳盛则毙,承气入胃,阴盛以亡”便是此意。至于寒热错杂之证,往往寒热并用。对于真寒假热之证,则当以热药治本,必要时以寒药反佐;真热假寒之证,则当以寒药治本,必要时以热药反佐。《素问·至真要大论》说:“风淫于内,治以辛凉,佐以苦甘。以甘缓之,以辛散之;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甘苦,以酸收之,以苦发之;湿淫于内,治以苦热,佐以酸淡,以苦燥之,以淡泄之……”张景岳指出临床选用药物时:“欲表散者,须远酸寒;欲降下者,勿兼升散”。“甘勿施于中满,苦勿施于假热,辛勿施于

热躁,咸勿施于伤血。酸木最能剋土,脾气虚者少设”。由此可见药物性味的选择取舍是治则治法的具体体现。

3 性味配伍理论的发展

药性皆偏,徐灵胎指出:“若皆以单方治之,则药性专而无制,偏而不醇,有利必有害。”配伍是中医用药的突出特色,经过适当配伍,方能达到既用药性之偏以疗疾,又防其偏之有弊,“能如人之所欲以致其效”的制方目的。性味是进行药物配伍的根本依据,依据药物性味进行配伍组方形成了性味配伍理论。《内经》奠定了药物性味配伍的理论基础,张仲景作为“医方之祖”充分发挥和运用了《内经》中的性味理论,以其为制方配伍之原则,十分重视药物性味。自张仲景之后,成无己、张元素、吴鞠通、叶天士等医家对性味配伍理论又多有阐发。

如成无己《伤寒明理论》药方论篇注重用性味理论来阐发《伤寒论》方中药物的作用,并阐明其君臣佐使关系。张元素《医学启源》强调制方必须“明其气味之用也。若用其味,必明其味之可否;若用其气,必明其气之所用也”。他以当归拈痛汤为例,阐发苦温化湿的性味组方之理,并提出脏腑标本用药式,遵循《素问·至真要大论》“六气之邪内淫而病”的治疗原则,拟定出风制法、暑制法、燥制法等制方大法。吴鞠通临证中注重药物性味配伍及配伍后的性味转化规律,对所用之方的组方原理多从药物性味角度予以阐发。如治太阴温病时依据《内经》“风淫于内,治以辛凉,佐以苦甘;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甘苦”的性味配伍原则,用药独选辛凉,以银翘散为辛凉平剂,桑菊饮为辛凉轻剂,白虎汤为辛凉重剂。《温病条辨》所载方剂70%以上都分别注明性味,还在每方下阐明该方之性味组方法则:如栀子豉汤为酸苦法,三黄二香汤方为苦辛芳香法等。叶天士最为“推重气味”,多据性味理论创制组方。比如治络病制方以辛味为主,或配芳香之品,或配性温之品,或配甘润之品,创制了不同作用的辛香通络之桂枝桃仁方、辛温通络之桃仁牡蛎方、辛润通络之辛润宣络方等诸方。叶氏还将性味理论与辨证论治相结合,对用药经验进行概括。如治上焦药用辛凉,治中焦药用苦辛寒,治下焦药用咸寒等。

4 性味配伍理论在组方中的具体体现

4.1 以性味阐明君臣佐使

半夏泻心汤是《伤寒杂病论》中治寒热错杂之心下痞的名方,以姜、夏之辛开温燥,配伍苓、连之苦降寒凉,参、草、枣之甘缓温润,辛开苦降、寒热并用,体

现出仲景重视药物气味配伍的制方思想。成无己在《伤寒明理药方论》中以药物性味明其君臣佐使,释其组方之意为:“黄连味苦寒,黄芩味苦寒。《内经》曰:‘苦先入心,以苦泄之。’泻心者,必以苦为主,是以黄连为君,黄芩为臣,以降阳而升阴也。半夏味辛温,干姜味辛热。《内经》曰:‘辛走气,辛以散之。’散痞者,必以辛为助,故以半夏、干姜为佐,以分阴而行阳也。甘草味甘平,大枣味甘温,人参味甘温。阴阳不交曰痞,上下不通为满,欲通上下,交阴阳,必和其中。所谓中者,脾胃是也。脾不足者,以甘补之,故用人参、甘草、大枣为使,以补脾而和中。中气得和,上下得通,阴阳得位,水升火降,则痞消热已,而大汗解矣。”

4.2 以性味体现制方之法

汗法多用辛甘组方,如桂枝汤辛甘温以治表虚,麻黄汤辛甘苦以治表实。辛甘发散的组方之法,体现了“其在表者,汗而发之”的治疗原则。

吐法多用酸苦组方,如瓜蒂散以瓜蒂苦味涌泄,能涌吐痰涎宿食为主药,辅以酸味之赤小豆以治痰涎、宿食壅滞胸中胃脘。酸苦涌泄的组方之法,体现了“其高者,因而越之”的治疗原则。

和法多苦辛甘合化组方,如半夏泻心汤、小柴胡汤等方,多从辛开苦降、苦甘辛合化组方,具有“和阴阳、顺升降、调虚实”之功。

下法多酸苦咸寒组方,皆为“涌泄为阴”之味。下剂之轻只用气分药,如酸苦的厚朴、枳实、芍药等组成的小承气汤、麻子仁丸;下剂之重宜入血分之品,如苦寒咸寒之大黄、芒硝等组成的大承气汤。

温法多辛甘之品组方。《内经》“寒淫于内,治以甘热”,阴寒盛于内,宜大辛大热之品,如四逆汤用附子、干姜之辛热温阳回逆、散寒,辅以甘草之甘缓,温养阳气,共成温阳散寒、回阳救逆之功。

补法多以甘温之品组方。如甘温之黄芪、人参、甘草组成的保元汤,常作为补气组方的基础方;甘温之熟地、大枣是补血组方的常用药物。

清法多以苦寒、甘寒组方。如大黄黄连泻心汤用苦寒直折之大黄、黄连以泄热;白虎汤共用甘寒之石膏、苦寒之知母以清热。

参 考 文 献

- 1 管竞环,李恩宽,薛 莎,等.植物类中药四性与无机元素关系的初步研究.中国医药学报,1990,5(5):40~43
- 2 王 宁.关于味的实验研究.中成药研究,1985,(7):43
- 3 刘友梁.五味的作用与其所含成分的关系.中医药学报,1986,(2):4

(收稿日期:2004-12-17)